

# 货郎担走四方



芝罘记忆

安家正

货郎担子已经消失了,但是,以前却是广大农村必不可少的一种风情。挑担子经商的人称为“货郎”,是最受农村妇女欢迎的人,他们挑着担子走四方,主要是不通公路的村庄。他们有着自己行业的特殊标志——货郎鼓,又叫“波郎鼓”,因为摇动起来,发出“波郎、波郎”的声音。这声音虽然十分单调,却是寂静的乡村里最大的福音。“波郎鼓”一摇,大闺女小媳妇就会像听到号令一样,云集到货郎担子周围,开始了女人的欢乐。据说,女人皆有购物欲,哪怕买个小手帕也会乐半天。

这是因为货郎担子无疑是一个“流动百货商店”,针头线脑、脂粉发卡,乃至流行花布、童装鞋帽、妇女用品,真是应有尽有。货郎是早起的行商,他们不辞辛苦,活跃在城乡之间,深

入到穷乡僻壤,从事着最底层的商业活动,因而受到了下层人民最热烈的欢迎。

别忘了,那是一个没有商业网络的时代,在广大农村,甭说没有百货公司,即使有一个代售小店,也会吸引周边村庄的民众。十分低下的购买力当然令富商大贾不屑一顾,追求薄利多销的货郎就刚好拾遗补缺。他们是农村商贸的主体,是物资交流的主要渠道,为广大妇女解了急。

改革开放之后,“义乌小商品”在全国乃至全世界走俏。其实,“义乌模式”就是“小商品思路”,早在“货郎时代”就为民众所拥戴。哪怕一枚扣子,一把剪纸小剪,看来并不起眼,全是利润又有几何?可是,山村女人却不可能为了一个扣子,托亲求友,搭上大马,带上干粮,到通衢大都的百货店去买,何况那还不一定有货。货郎担,是农家不可或缺、最贴心的店铺。还可向货郎定销,缺什么,下次一定带来,比“网上购物”还保险。所以,人们喜爱这个行当,也反映在孩子的玩具上。月孩子还在襁褓之中,只会用小手做简单的动作,这时他们就有了一个最简单也最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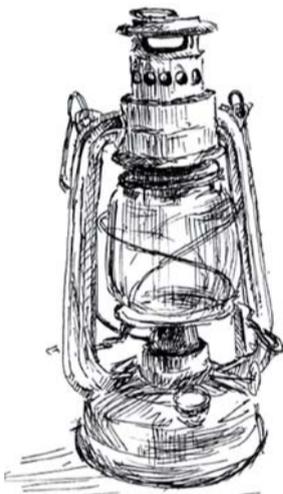


廉价的玩具——货郎鼓,年轻的妈妈爱听这种福音。

在乡土作家的笔下,描写旧时代下层劳动人民的爱情,反对包办婚姻,抗婚女子自选的意中人,往往都是年轻或者不太年轻的货郎,这实在是生活的依据。货郎经多见广,经

常与妇女打交道,很善于与女性打交道。他们如果单身,而且在捎货供应中又体贴入微,或者在途中遇到风雪洪水等情况,饮食失居,就多在村中逗留。这时遇上意外的多情女子,自然就会发生“情况”,成为素材写进作品中。

# 马灯情怀



王修梅

从小生长在山沟里,上世纪五六十年代,农村没有电,照明全靠煤油灯。煤油灯灯光昏

暗,还不时散发出刺鼻的味道,即使这样,也不舍得点。晚上吃饭时,就在院子里的月光下;秋收后扒玉米、扒花生更是在夜里的黑影下一边说话一边干活;上学时晚上回家看书,在昏暗的煤油灯下,有时不觉熬干了灯油,换来父母的一通斥责,因为那时家里连买煤油的钱都没有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上了初中,晚上自习课时,点的是罩灯,四五个同学围在桌边共用一盏灯,那时感觉很是满足。当时农村最常见、用得最广的是马灯(也叫保险灯,因为有玻璃罩,风吹不灭)。当时是集体经济年代,干活是大呼隆,分配是大锅饭。以生产队为单位,一起种地、一起收割、一起分配。每个生产队都有一个场院,夏天用做麦场,秋收用来盛粮。每个场院都有一个马架式的窝棚,好让护场院的人在里面挡风遮雨。窝棚外的木杆

上,挑着一盏马灯,以作照明之用,不管刮风下雨,那微弱的灯光伴随着护场人度过了一夜又一夜。每当生产队分粮食的时候,无论是在山里(靠村近的地块),还是在场院里,都是在晚上,因为晚上人齐。桔红色的灯光,照亮会计的账本和算盘,一户户喊着名字,在算盘的拨动之中,把粮食分到每家每户,这是百姓的口粮。灯光映亮百姓幸福的脸庞,因为今年分的粮食多了。

秋天,刨了地瓜分了地瓜,百姓会把鲜地瓜切成片,晒成地瓜干。地瓜切成片后,就摆在地里,待晒干后再捡回来。当天气变化快下雨时,无论是白天还是深夜,男女老少齐出动,到地里抢救地瓜干。否则被雨一淋,地瓜干就会全部烂掉。这时,马灯就派上了用场,漆黑的夜雷声隆隆,漫山遍野闪烁着桔红色的灯光,大家挥舞双手虎口夺粮。这微弱的灯光,点亮

了百姓的希望,温暖了百姓的心房。

我们那里都是山区,土地较多,夏秋运粮食,除了肩挑人抬以外,还有马车运输,白天干晚上还得干。马车晚上也靠马灯照明,崎岖的山路,嘚嘚的马蹄,微弱的灯光,满车的庄稼,奏响一支和谐的小曲在夜空中回荡。秋天把庄稼收完,小麦种上以后,晚上都到场院里干活,主要是扒玉米、摘花生。上百亩的花生刨完晒干后,全部运到场院里,垛成小山似的大垛,因此摘花生成了主要活计。有时候要摘到清雪飘飞。又是马灯,每天准时亮起,照亮了一个又一个秋夜。微弱的灯光在风雨中摇曳,显得有点力不从心,一如疲劳了一年的百姓。

马灯,作为当时的特殊产物,见证了百姓的酸甜苦辣。如今,这样那样的灯具取代了马灯,然而,马灯却是我心中永远无法忘怀的情结。

# 守护老屋

牟民

我家的五间老屋在村子西南角,独门独院,房后一片梧桐,房西一片杨柳。本就矮矮的房子,在树木的半环绕中,显得低微不起眼。房子有六十年了,它陪伴着父亲走过了中年,如今,又和90岁高龄的父亲和85岁的母亲相拥着。

老屋凝聚了父母的血汗,连着父母的心,也连着儿女的挂牵。

父亲因为有关节炎,双腿膝盖冰凉疼痛,三年没出过村子,很少出过家门了。每天上午太阳照着院子,父亲会拄着拐杖,到院子里坐着板凳,享受一下阳光的抚摸。下午两点到三点,再次到院子里晒太阳。暖洋洋的日子里,父亲会把自己的双腿露出来,让阳光吻着膝盖。四周鸟儿叽叽喳喳,伴着树叶哗哗啦啦。对周围生机勃勃的声音,耳聋的父亲却一点几听不见了。只有老屋静静地卧在身后,给父亲遮挡出一片阳光,那屋顶上的老瓦,将吸收的热量,大把大把往院子里撒

着。父亲在温暖的氛围里,如品味一杯浓茶,醉醺醺地闭眼小憩,一直让阳光晒得双膝热乎乎的。忽然间,父亲会打一个愣怔,醒悟来,抬头瞅瞅冒着热气的屋顶。

房子四周长满了茅草,错综复杂的树根,不断钻出一棵棵树苗儿。每到春末,驼背的母亲会拿着镰刀,沿着房子周围,将茅草树苗儿一点一点割掉。等到一个夏天过去,又长出了新的草木。父亲对母亲说,这二茬的草,不割吧,费劲,留着过冬给房子取暖。

年岁大了的父母都有气喘的毛病,遇到一点儿油烟,便咳嗽不止。冬天不能生炉子,只能用柴草烧火炕。老屋低矮,后墙只开了四个小窗。冬天后窗蒙上塑料纸,房后又有高大的树木,阻挡着北风。坐在炕上,听不见凛冽的风声,只感受到舒缓的阳光透过窗棂,照在炕头身上,让人昏昏欲睡。

晚上,屋里经常有老鼠出没。母亲睡不着,便买来老鼠药,可是不见效果。我们便把地面抹了水泥,硬化了一遍;把屋



上吊了顶棚,老鼠闹腾得不那么欢了。岁月悠悠,屋门被日子侵袭得破旧变了形,很长时间关闭不严实。晚上,插上松动的门闩,风一吹,门开道缝隙,月光携风进来,稀释着老屋里的潮湿,母亲便想办法用一根木头顶着屋门。父亲看见顶着门的木头,感叹地说,房子和破船一样,处处漏水了。

去年年前,父亲做了一个梦,老屋倒了。他说,我怕活不过今年了,吃不上过年的饺子了,话语很有些失望苍凉。我们害怕了,劝他到医院里检查,输输液,保养一下。父亲说,寿限到了,谁都拦不住的。我这岁

数,熟透的瓜了,只要走前不遭罪就满足了。

过了春节,回家看老人,父亲穿着棉大衣,在院子里晒太阳。我推门进院子,父亲竟然没听见没看见,坐着凳子,正在小憩。院子里满满的阳光,全然没有春寒的料峭。等我们走到跟前,父亲才醒过来。他笑着说,今天,真好日头。

听母亲说,父亲过了年,精神了许多,药都不吃了,气喘得轻了。

我望着五间老屋,它静默地守护在父亲身后。我仿佛嗅到了老屋发出的温情气息,氤氲脉脉笼罩在父亲身边。

# 街头巷语话方言

迟文集

村里邻居刘大妈和张二婶,一个“看”(照料)孙子,一个“看”外甥,老姐妹在巷口,这家常话拉的,可真耐人寻味。

刘大妈说:“他二婶,孩子在外头(外面)修车,这可是个技术活,挣钱不少吧?这孩子打小(从小就)就聪明。”张二婶答:“还聪明呢!念书时是个拉怂(成绩差),考试回回落不了(次次最后)。下学后,他小叔介绍到修理厂学扎固(有修理、治疗,打扮之意,这里是修理)车,是个搨生子(对未经师傅自学技艺而又不精的人的称呼),也挣不了几个钱。”刘大妈说:“你快不惜带(别)谦虚吧,俺看这孩子挺计亮(手巧)的,上个礼拜天,俺那一口子(对配偶的称呼)和他说话,说犁不下地(犁地不快),人家到俺家,不大区歇(不一会儿)就给掇弄(修理)好了,说是什么角度不对。”

听一听这街头巷语,浓浓的福山方言,你的记忆里还有多少?

# 妙趣横生绕口令

刘吉训

绕口令的特点是将若干双声、叠韵词汇或者发音相同、相近的词语和容易混淆的字有意集中在一起,组合成简单有趣的韵语,形成一种读起来很绕口,但又妙趣横生的语言艺术。值得一提的是,绕口令是语言训练的好教材,认真练习绕口令可以使头脑灵活、用气自如、吐字清晰、可以避免口吃,更可作为休闲有趣的语言游戏。

读小学四年级时,教我语文的于老师经常让我们学说绕口令,如《借绿豆》,听起来很有韵味:“一出门,走六步,碰见六叔和六舅;好六叔,好六舅,借给我六斗六升好绿豆;收了秋,打了豆,再还六叔六舅六斗六升好绿豆。”绕口令的结构方式有对偶式和一贯式两种。如《四和十》:“四是四,十是十;要想说对四,舌头碰牙齿;要想说对十,舌头别伸直;要想说对四和十,多练习十和四。”“爹打弟,弟滚地,嫂嫂烧苞哄地弟;姐呼爷,鸡藏箕,叔叔竖黍惊箕鸡。”这副同音韵异字词的绕口令,巧妙地用顶真、叠字、叠韵等修辞手法,使联语更加曲折,生动有趣。

一贯式的绕口令一气呵成,环环相扣,句句深入,如:“墙上一根钉,钉上挂条绳,滑落绳下瓶,打碎瓶下灯,砸碎灯下盆。瓶打灯,灯打盆。盆骂灯,灯骂瓶,瓶骂绳,绳骂钉,钉怪绳,绳怪瓶,瓶怪灯,灯怪盆,叮叮当当叮叮叮,乒乒乓乓乒乒乓。”

# 征稿启事

“行走烟台”是本报针对烟台(含各县市区)本土文化、风土人情推出的专版报道。如果你生活在烟台,对烟台的历史文化有独到见解,或者与烟台的某些人或事儿结下不解之缘,都欢迎提供新闻线索或投稿,来稿请注明作者姓名、地址、联系电话,稿件一经采用,稿费从优。

投稿热线:18653588630  
投稿邮箱:xingzouyantai@126.com

投稿地址:烟台市芝罘区环山路3号润利大厦1605室 毛旭松收 邮编:264003